

墨林史话

尹润生 著

墨林史話

李一氓



尹潤生 著

紫禁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1871



1071871

扉页题字：李一氓

责任编辑：冯 荒

墨 林 史 话

尹润生

*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北京故宫博物院內）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零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字数：37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1314·026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尹润生先生是我国著名古墨鉴藏家，积有数十年收藏、研究、鉴定古墨的经验。本书是他的遗作，向我们系统地介绍了墨的起源、发展、制作工艺以及鉴定方法，对我们了解古墨的历史和知识将会有很大的帮助。附图二十多幅，是从作者搜集的大量拓片中选出的精华，尤为珍贵难得。

DI 64/04

125-10076

目 录

序.....	张颖昭 (1)
一、墨的起源.....	(3)
二、墨的沿革变迁.....	(10)
三、鉴定方面若干问题.....	(18)
(一) 概述.....	(18)
(二) 鉴定的方法.....	(19)
(三) 开卷有益.....	(21)
(四) 墨品与风度.....	(26)
附：延绿斋墨品	
艺粟斋墨品	
贡品墨品	
(五) 避讳与墨的影响.....	(30)
(六) 墨模雕刻的艺术.....	(32)
(七) 墨的质理和外形类别.....	(36)
(八) 墨家的派别.....	(40)
(九) 墨的轻重、大小与质量的关系.....	(43)

(十) 造墨的对象	(45)
(十一) 墨的烟料	(52)
(十二) 装潢	(53)
(十三) 保护的方法	(54)
(十四) 伪品的区分与时代的划分	(57)
四、墨林人名、别名、室名一览表	(61)
古墨专家尹润生(代跋)	敬 斋 (65)
图版、解说	(69)

序

张颖昭

墨为千余年前我们的祖先积累劳动智慧创造出来的工艺结晶，它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可惜到了五代、宋、元时期，诸多墨品未能见于后世，只在出土文物中偶见极少残品。明代万历至清代中期，可谓造墨鼎盛时期，良工辈出，品式繁多，制造精良。当时文人墨客，也不惜花费重资，选制收藏。经近几百年之变迁、兵燹，以及外国侵略者的巧取豪夺，古代墨品几乎丧失殆尽，那时墨品若尚能保存至今，则应视为珍品。

建国以来，人民政府一贯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六十年代中期，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文物，古墨被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作者尹润生因积有数十年收藏、探索和鉴定古墨的经验，决定编写《墨林史话》一书。他除了进一步奔走汇集我国墨史资料外，还走访国内许多博物馆，悉心钻研我国古墨发展史实。不料此书尚未编完，十年浩劫打断

了这项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

今检其遗作，加以整理、汇编，以期为藏墨同好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工作者提供一份参考资料。但终因编纂工作中断多年，材料难免有散失不全、疏漏差错之处，敬希读者鉴谅，并予以指正。

一、墨的起源

中国墨是历代人们文化生活的必需品。它在文房四宝中，不仅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而且还是一种综合工艺美术品。它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很高的评价。墨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但它的创始时期很难确定，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墨是以碳素单质（烟、煤）与动物胶相调合而加工成形的，碳素单质不会变质，而动物胶则容易因受潮生霉，失去其粘合性能；年代久远，墨的形体便由此而自行损坏。它既难收藏，又经不住地下埋葬，因之很难发现最远代的实物，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发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古代居住遗址和墓葬，伴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物。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古墨的发掘只有极少数的几件能作为研究资料，至于文献史料对于墨的起源和创始年代，只有从间接的实物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

论。

最早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从《尚书》一书中找到两则论墨的记事：《舜典》篇中说：“象以典刑”。“五刑有服”。蔡沈注：“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伊训》篇中说：“臣下不匡，其刑墨。”蔡沈注：墨，墨刑也。臣下不能匡正其君，则以墨刑加之。根据以上两篇所记，说明古代刑法中有一种墨刑，那是无可非议的。按墨刑即是黥面，在人的面额上刺刻，以墨涅染，其墨迹终身不能脱掉。这种刑罚反映了古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残酷暴行。

《尚书·说命》篇也说：“惟木从绳则正。”《仪礼》中记有：“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以上两书所记，说明了在建筑方面木工截木所用墨线，是当时对墨的一个用途。

《仪礼》中还说：“史定墨。……扬火以作龟，致其墨。”从此说明古代巫人占卜方法之一，先用墨画在龟上，然后灼之，视其卜文，以定吉凶。

以上墨刑、墨绳、墨龟三种不同的用途，都是以墨为主体，有着不同的作用。至于墨在书画方面文献记载略举一二如下：后汉李尤“书契既造，墨砚乃陈，烟石附笔，以酒以申。篇籍永垂，纪志功勋”（徐炬明《事物原始》）。则砚、墨二物皆自黄帝时始。但古人往往对于早期

文物不知确切年代时，就推断为黄帝时代。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所说的那样：“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源到黄帝。”看来李尤的观点就是从此而生，是可以理解的。但尝见汉代瓦砚类多是由秦汉瓦改制而成砚者，一般题铭通称为“轩辕氏砚”，如果李尤从轩辕瓦砚与墨合在一起来推断，固然砚与墨有密切相连的关系，砚专为研墨之用，有砚就必有墨。“砚墨乃陈”的砚，很有可能是“轩辕瓦砚”，所以李尤推断墨始于黄帝，就不足为据了。

在文献记载中，元代陶宗仪对墨的论述，给人们留下很错误的印象。有些人每谈论早期墨史，多引用陶氏理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关于墨的记述是：“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所谓上古是指夏、商、周三代而言，固然三代文字多记之于金石，何能断言无墨；又如“竹挺点漆而书”，既否定了毛笔，又错误地论断了墨。从建国以来出土的历代竹简来考证，战国时代的竹简都是用毛笔蘸墨写的，没有见到用漆来书的竹简。其实古人所谓漆书，原（漆）与（墨）字通用，《仪礼》注解中说：“墨车，漆车也。”“名”：“墨车漆之正墨无文饰，大夫所乘也。”由此可见，漆书即是墨书。“漆书”是用以区别刻书，漆字本身不是名词，而是语词，不可从事误解。至于陶氏所论“中古以石磨汁，或

云延安石液。”则更自相矛盾，按延安石液就是石油，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早已断定，沈氏当时并用石油烧烟制墨，其质甚佳。陶氏所谓“以石磨汁”，是他根本没有把石墨弄清楚，因之陶氏论点不足为据。

明代罗颙《物原》：“伏羲初以木刻字，轩辕易以刀书。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刑夷制墨，史籀始墨书于帛。……舜作羊毫笔，秦蒙恬作兔毛笔，王羲之作鼠须笔，邢夷作松烟墨，奚廷珪作油烟墨。”

明代黄一正《事物纪原》：“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

这两部著作都谈到了“刑夷制墨”，笔者曾校对原刻本，刑夷之“刑”字都是刑法之“刑”，而《物原》同书中又有“邢夷作松烟墨”的“邢”字是姓氏的邢，不知是笔误，抑或是刻误，难以判断。考之“夷”与“彝”通，而“彝”又与“法”通用（见《礼·明堂位》：夏后代以鸡夷。）如此刑夷就可以通读为刑法；或是以夷九族之“夷”，都是说明古人用词，“刑”与“夷”可通用，也可以联系在一起用。所以罗、黄二氏所谓“刑夷制墨，史籀始墨书于帛”，可以这样理解：墨的创始用于刑法，到了史籀才用墨书于帛。这样才能与《舜典》五刑中的墨刑相符合。

从以上文献史料及现有出土的实物来引证，我们进一步推断，建国以来出土的墨虽然数量不多，其中比较有研

究价值的实物，略举其三，以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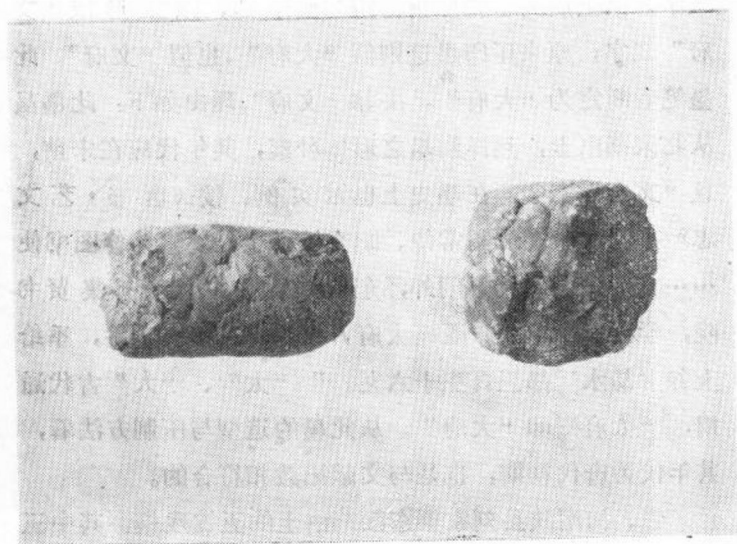
一、山西省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元代“中书省”墨。此墨形体尚完整（图版一），是研究元代墨极为珍贵的资料。墨为牛舌形，一面镌刻一龙，上有一珠，绘图与雕刻艺术与宋代风格相埒；一面篆书阳文“中书省”三字。此墨埋藏在地下数百年，长期受潮气的侵蚀，已经断裂，但仍可见一个完整形体。它既能表现出元代墨的艺术水平，又能体现唐宋两代墨的风度。

二、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的唐代“大府墨”。原墨压刻楷书阴文“大府”二字，由于被水浸，墨上的“大府”二字，出土后为了拍照用白粉勾画字边，以致形成“文府”二字；原来压印墨迹则似“大府”，也似“文府”。此墨笔者断定为“大府”，决非“文府”，理由如下：此墨虽从北宋墓出土，然详辨墨之形体朴素，其年代应在宋前，且“文府”二字，在墨史上也无实例。按《唐书·艺文志》有：“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易水’墨三百三十六丸。”“太”、“大”古代通用，“太府”即“大府”。从此墨的造型与压制方法看，其年代为唐代初期，也是与文献记载相符合的。

三、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五铢残墨。其中三铢已成土粉，两铢尚保存部分形体。这两铢东汉残墨（图

一) 在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应劭(东汉末年人)《汉官仪》中记有:“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又《东宫旧事》记:“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根据以上记载,可见墨在东汉已经有了大小规格之分,并以(枚)、(丸)相计,而又称之为香墨,说明在东汉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制墨水平。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的残墨,其外皮有皱纹,墨质坚实,系用模压制而成锭,质料纯系松烟。魏曹植诗有“墨出青松烟”之句,是有一定根据的。

清光绪廿五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字,大都流



图一 东汉残墨两锭

散到国外，远在一九三七年，美国人怀疑甲骨文字中有朱和墨书写的，认为在奴隶社会时代中国人不会发明朱墨，可能是用奴隶的鲜血书写的，所以在《工业及工程化学》（分析版）作了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在甲骨上书写的文字，红色是朱砂，黑色是碳素单质（现在墨的原料）。经过以上化验，足证朱砂与墨在殷代已经开始被巫人用来书写文字了。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对于墨书甲骨有以下考证：“……在甲骨上用笔书写硃书或墨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字写的特别大，比同版的契文大得多；二是写在背面的居多，就我所知还没有发现有写在正面的。……甲和骨正面富胶质与磁质，不容易上墨，所以很少书写在正面的。……所可决定者是刻辞涂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都盛行于武丁一时。”这样的考证说明：殷代巫人已经掌握了用墨为占卜的工具，不仅用墨书写甲骨，还用墨与朱砂涂甲骨上所刻文字，以示清晰悦目。这又符合《礼记·玉藻》所记之墨龟，同为巫人使用占卜工具。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及间接实物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那么可以认定，中国墨的起源应创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

二、墨的沿革变迁

按“黑”的本字是“𤿱”，从炎，上出囙，囙与囙同，象征灶突。“墨”字的组成又从土从黑，若单从字的组织结构看来，墨是物质的变化，经燃烧过程成了黑色土粉。后汉刘熙《释名》：“墨瘳也、似物瘳墨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古者以黑土为墨，故字从黑土。许慎《说文》曰：‘黑烟胶所成土之类也，故从黑土。’”

从上面的对于墨字的结构、组成的解释，可以说明古代的墨，开始是黑土，也就是土粉，最初未成任何形状，随着社会发展和需要，以后才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从墨粉而成丸、挺，从用手团揉而改用墨模制成各种形状，中间要经过很长时间。它的发展过程，容于下面详述。

在未讨论历代墨的形式变迁之前，首先要弄清墨在古代都采用哪几种原料，在时间上有无区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文献中记载得也不一致，现就有关一些资

料，归纳起来，以便研究。

宋·晁贯之《墨经》：“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魏晋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

明·杨慎《丹铅总录》：“古者漆书之后，皆用石墨以书，《大戴礼》所谓石墨相著，则黑是也。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堙废。”

从这些文献材料中，可以知道古代墨所采用的主要原料共分为松烟、石墨、漆烟、桐烟四种，但是这四种烟料在时代上，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又有了不同的看法：晁贯之认为古时松烟和石墨同时并用，魏晋以后石墨堙废；陶宗仪认为上古无墨，中古用石墨，魏晋以后用漆烟与松烟；杨慎认为古者漆书之后用石墨，汉以后用松烟与桐烟。在这些不同的看法当中，其主要的分歧是松烟与石墨同时和先后的问题；其次是在魏晋以后采用漆烟与松烟，或是松烟与桐烟的区别。相同之处则一致认为在魏晋以后石墨堙废。有关“上古无墨”的问题已在前面谈过了，肯定上古有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既然主要的分歧是在石墨与松烟，它们之间究竟是同时并用，抑或有先后的区别？那就有必要进行研究。兹先将有关石墨的文献材料摘录出来（这里仅选录比较真实可靠的记载，其涉及神话和无稽